

父亲的园子

张猛

沿老河堤一直往甸子走,走出二三里,就到了父亲的园子。

那是一块曾经荒草密布的河滩地。父亲以愚公移山般的气魄一点点开垦出来。园子东边是泡子,西边也是泡子,南面就是呼兰河,自西向东流过去。这三面环水的方地方地势很高,一览无余,野树高举,野草丛生,老河堤两旁大树在空中交汇,形成一道古老的碧绿走廊。

四野无人,远离市声,各种鸟叫不绝于耳。走着走着,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有一只野鸡横空出世,“嘎嘎”地叫,翅膀展成“一”字,滑翔出去,落进荒草,不见了。

也能看见条纹松鼠,很小,毛茸茸的。它有时蹲在树底下,伏在落叶上,有时沿着老河堤向前跑,偶尔停下,站起身,凝神细视,宛如精灵。发现异常就倏地闪进路边,消失于草野,宛如一滴水重归大海。

父亲几乎种了一个园子能种的一切。除了茄子、黄瓜、柿子、豆角,还有大葱、韭菜、苦瓜……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野草般的韭菜,父亲一根一根从附近园子挖回来,不是偷,是要,再一根一根不厌其烦地栽进泥土。浇过无数遍河水,薅过无数根杂草,上过无数粒羊粪,才造就今天的雄壮和生生不息。

这个夏天,父亲很富有。去年深秋我从永兴村养羊人家里用自行车驮回十几袋羊粪,是从前的一倍,每一趟都走得踉踉跄跄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它们堆在榆树底下,哪怕滚落一个羊粪蛋儿,他都俯身垂首捡回来。在羊粪蛋儿前,父亲是

吝啬的、卑微的,虔诚得像个信徒。

让我无法理解的是,至今父亲也没有分辨出那块地的东南西北,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转过向来。也许是他后来进城,对一条河太陌生,也许是他老了。总之,他总把东当成南,把西当成北。每次我都更正他,每次都无济于事。

关于这块土地的事儿,我一辈子也讲不完。

春天栽苗时,这儿栽什么,那儿栽什么,父亲心里都有数。去年栽茄子的地方今年就栽辣椒,去年栽辣椒的地方今年就栽柿子,父亲管这叫“调茬”,这时的他好像运筹帷幄的将军。整个园子几乎都栽满了,顺垄看过去,一行行纤弱的绿在风中抖颤。还剩两三垄,那是他给孙子留着秋天种胡萝卜的地方。

羊粪撒得也越来越多,两个坑一小盆,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甚至也要放一盆。今年粪多,父亲有些奢侈,显得格外有底气。

父亲的园子今年上新了,种了几棵丑倭瓜。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籽儿,在纸杯里育苗,初夏移到河边。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三四棵苗,短短一个多月,竟在最下边坡地上铺展成一片蓬勃的绿,从南到北,横贯整个园子。无论生长速度还是规模,都堪称惊人。为此,父亲不止三番五次给它们打杈。把主干两侧长出来的新茎一律去掉,只留最初那根,让它奋勇向前,抵达所能抵达的远方。

杈上有刺儿,直接掰扎手,父亲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头割。后来我也学会打杈,用剪子铰,就

像给倭瓜理发,顿觉舒朗清爽。倭瓜长出金黄的花,挺立在一片遮天蔽日的绿中,纯粹而宁静。这景象常常使我想起同样碧绿的烟棚,倭瓜花是它们的最爱。盛夏之时,烟棚潜藏在千枝万叶的大地之上,不时叫一阵儿,听到声响,就戛然而止,吸引三三两两前来抓它们的小孩,只是不知道这景象今天还能不能见到。

七月里,层层叠叠绿叶绵延开来,似乎有不可遏制的雄心壮志,不知它们要长到哪里。

八月初,某天翻开枝叶,忽然就看到一个倭瓜,裹着泥土,躲藏在丛林般的绿里。倭瓜呈淡青色,又细又长,一头大一头小,形状歪歪扭扭,表面坑坑洼洼,仿佛畸形一般,真是名副其实的“丑瓜”。不知道好不好,也不知道面不面。怕丢,父亲就忍痛割爱,早早摘回来。瓜虽丑,父亲却丝毫没有嫌弃的意思。他小心翼翼地交给我的时候,满足而欢喜。

每年夏天,茂腾腾的园子盛极一时,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长得“呼通呼通的”,不可遏制,无法阻挡。我们贪婪品尝着土地长出来的一切好东西,没化肥、没农药,又幸得河水滋养,各得真味。

就这样,父亲的园子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,也成了心灵的一部分。

忽然觉得,我又何尝不是园子的一部分?在漫长岁月中,接受一个人满含期盼的目光,见证他心甘情愿流汗躬耕的每一个细节,播种、浇灌、除草……这之于我们,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



最后一抹秋光

林钊勰

在公园长椅上久坐

看银杏叶飘落在脚旁

金黄的扇面 脉络里藏着时光

那是秋光写下的诗行

风 轻轻划过脸庞

带着丝丝凉意 不慌不忙

枫叶如燃烧的火焰

在枝头跳跃 似不想离场

街角的咖啡店飘出醇香

人们裹紧衣衫 行色匆忙

忽略了天边那抹温柔霞光

那是秋光最后的守望

我伸出手 想把秋光挽留住

让它在掌心多停驻

可它像细沙 从指缝溜走

留下的是满心的感触

夕阳慢慢下沉

秋光渐渐隐没在黄昏

我知道 它已踏上归程

而我把眷恋悄悄留存

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,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;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,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;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,家中老人寿辰,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,留作纪念哟!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,那就快快参与吧! 投稿邮箱:sh-bxyy@163.com(注: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,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行号)



新华社发

深秋的告别

林艳红

风已很凉,吹得人瑟瑟发抖。枝头的树叶一天一天地奔赴大地的怀抱,由苍绿变苍黄,随即飘散一地,最后变得焦黄,满地尽是黄金甲;那枫树更喜人,在湛蓝的天空下,一袭红裙,迎风飞舞,把深秋的寂寥染上绚丽。闲适的云舞在天际,留下一抹深情,似在与金秋告别。田野里的庄稼基本都颗粒归仓,留下一片片玉米根在与大地做着最后的告别,在风中发出“再见了”的呼呼声。

我独自行走在十月的山路上,

踩着一地金色,与漫卷的风撞个满怀。山林一直在风中歌唱,听不懂的语言,偶尔传来的鸟鸣,亦或也是在告别。小溪的水流声越发美妙,一路欢腾的琴音也在与周遭的生灵依依告别,也许霜降一来,天就变了,那久违的霜冻将潺潺的溪水,结上薄薄的冰凌,落叶终将归根,万物都将进行一次新的生命轮回。

时间的老人将我们悄悄地推送到下一个季节。在辽阔的东北大地,深秋与初冬仅仅一指之遥。也许一夜之间,那场白将会把整个

世界覆盖。

人生终将如这深秋,在某一个路口或是某个时日,总有一些不得已的告别,但重逢是所有人拼尽一生命力,都在苦苦追寻的。为了下一站的期不期而遇,也为了曾经那些美好的誓言,在四季的轮回中,把生命的意义重新定义,有些时光可以慢慢走,有些岁月可以细细品。也许此刻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那些被时光熏染的斑驳的记忆,总有一些是雕刻着色彩的诗行,即便在风起月落时,被风霜侵蚀,但一样刻写着温暖与爱。



哈市出台清冰雪工作方案

公布各区街投诉电话

暴雪、大暴雪:

A类街路72小时内清完  
B、C类街路5日内清完

大雪、中雪:

A类街路24小时内清完  
B、C类街路48小时内清完

小雪:

A类街路12小时内清完  
B、C类街路36小时内清完

02



03、04

哈尔滨天气预报

19日	夜	多云		3℃	偏西风3-4级
20日	夜	晴		-4℃	偏西风2-3级
21日	夜	晴		4℃	偏西风2-3级
				-4℃	西南风2-3级
				6℃	偏西风2-3级
				-3℃	西南风2-3级

新闻
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

龙头新闻客户端

报料热线

4种报料方式

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 
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



生活报官方微博